

明報月刊

香港明報月刊
精品文叢

中国戏剧大师回忆录

梅兰芳 马连良 程砚秋等 著

MEMOIRS BY
MAESTROS
OF CHINESE OPERA



1966 A Non-profit Magazine for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
and Cultural Exchange



作家出版社

明報月刊

香港明報月刊
精品文叢

中国戏剧大师回忆录

梅兰芳 马连良 程砚秋等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戏剧大师回忆录 / 梅兰芳等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9

ISBN 978-7-5063-6562-8

I. ①中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1748 号

中国戏剧大师回忆录

作 者: 梅兰芳 马连良 程砚秋 等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特约编辑: 魏 童 韩 薇

封面设计: 尚书堂

版式设计: 苏 鹊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经 销: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65 × 235

字数: 280千

印张: 17.75

版次: 2012年9月第1版

印次: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562-8

定价: 3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明报月刊》创刊十周年时，我写了一篇纪念文字，题目是《“明月”十年共此时》。《明月》最初十年是相当艰苦的，过的是寂寥的岁月，作者不多，读者也不算多，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注意。在我担任总编辑期间，我常去日本，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阅尘封蛛缠的旧书，冀望发现一些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，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。

后来情况渐渐改善了，我们的处境也好了些。读者多了起来，作者群也渐渐扩充了。读者们翻阅《明月》的总目录，可以发现，我们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海外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，真正可以说得上是“群星灿烂”。《明月》的主持人与编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攻讦，然而受得多了，也就不在乎了。真正的炸弹包我们也收到过，一些文字上的诬蔑算得了什么。

中国自和西方思想接触以来，出版过很多极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，例如梁启超的《新民丛报》，其后的《新青年》《语丝》《新月》《创造》《小说月报》，台湾的《文星》等等，都曾对当时的文化界、知识界起过介绍新思想、讨论新问题的作用。《明月》和这些前辈刊物相比，以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，作用之大而论，自然是万万不如，所刊载作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，

到目前为止，恐怕也是有所不及，然而我们还在继续出版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，将来还有长远的前途。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，方面之广，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，所介绍和讨论问题之广泛，大概也已超过。看情形，《明月》今后一定会愈来愈精彩。希望将来再刊登一些外国学人的中文作品或外文作品的中文译文，成为一份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刊物，既有深度又能普及，那时才真正是“群星灿烂月华明”了。

目

CONTENTS

录



第一卷 流芳颂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3 | 梅兰芳在美国 一思 蕴 |
| 11 | 王凤卿与汪派艺术 一梅兰芳 |
| 21 | 我与刘宝全先生 一马连良 |
| 29 | 我的学艺经过 一程砚秋 |
| 37 | 粤剧名伶红线女 一刘怀远 |
| 47 | 回忆先师程继仙先生 一俞振飞 |
| 55 | 父亲言菊朋的艺术生活 一言慧珠 |

第二卷 风流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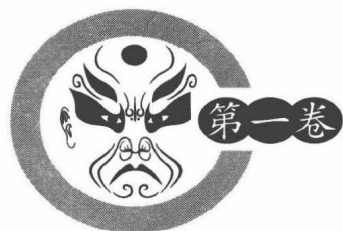
- 65 修到从容自在禅——梅兰芳和他的「戏道」——王大芳
- 71 梅兰芳的手——苇窗
- 75 儒雅风流俞振飞——苇窗
- 81 四海一人谭鑫培——邹苇澄
- 103 武生宗师杨小楼——苇窗
- 117 荀慧生艺名白牡丹——苇窗
- 123 京剧世家谭门七代——翁思再
- 131 剧坛巨人程砚秋——苇窗
- 141 三代名伶余叔岩——苇窗
- 149 于戏！叔岩——凌霄汉阁
- 159 忆孟小冬女士——许姬传
- 163 一代伶王薛觉先对粤剧的贡献——谢永光



目
CONTENTS
录

第三卷 掌故

273	261	251	243	235	225	209	199	193	187	175
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《明报月刊》	我的父亲周信芳	戏迷	厉慧良的《挑滑车》与《嫁妹》	从祭神·封毯子说起	第一科班富连成	漫谈杨小楼	怀念老师鼓界大王刘宝全先生	记吕月樵	香港沦陷后与薛觉先二三事	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
	——周 易	——侯榕生	——侯榕生	——富连成学戏生活杂忆	——苇 窗	——齐如山	——白凤鸣	——朱瘦竹	——和久田幸助	——和久田幸助



流芳颂

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梅兰芳抵纽约后，下榻于泼拉莎大旅馆（Hotel Plaza）。在这同时期来美的尚有日本及西欧各国的演员。但纽约的新闻界却对梅剧团较为注意，这不是因为他名震远东，也不是因为他后台有美国名流的赞助；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以“男人扮演女人”的“怪事”。

在一番例有的酬酢之后，梅剧团乃正式订于二月十七日在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大戏院（The Forty-ninth Street Theater）上演。

在这纸醉金迷的纽约，这一考验真是世界瞩目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纽约人所见者多，一般居民的眼光，都吊得比天还高。好多美国亲华人士，在梅兰芳上演前，都替他捏把汗。

在出演前两天，那一向自认为是一言九鼎的纽约时报，对梅兰芳的报道便吞吞吐吐。时报的两位剧评家厄根生（Brooks Atkinson）和麦梭士（Herbert L. Matlrews）对兰芳在远东的成就曾加推崇，至于将来在纽约的前途他人都不敢预测。时报并以半瞧不起的口吻告诉纽约市民说，你们要看

东方的戏剧，就要不怕烦躁。看躁了，朋友，你就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……云云，又说梅氏扮成个女人，但是全身只有脸和两只手露在外面（Only face and handsfree）。这显然是说看了纵横在海滩上十万只腿还不过瘾的纽约人，能对这位姓梅的有胃口吗？哼……

看这味儿，梅氏还未出台，这纽约的第一大报，似乎就已在喝倒彩。这一次是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。他自己当然是如履薄冰，不敢乱做广告，在任何场合，他总是谦恭地说是来新大陆学习的。中国艺术虽然是博大精深，而他自己却是中国的末流演员；如演出成绩不好，那是他个人技艺太差所致。

二月十七日晚间，他在纽约正式上演了。这天还好算是卖了个满座。第一幕即由兰芳亲自出马。那是一出由“汾河湾”改编的“可疑的鞋子”（*Suspected Slippers*），是薛仁贵还窑后看见柳迎春床下一双男人的鞋子而疑窦丛生的故事。在中国女译员杨秀报告了剧情之后，观众好奇地笑了一阵。

这是一个丈夫出去十八年还没有改嫁的中国女子的故事。那些穿着个布口袋黄黄瘦瘦的中国女郎们，纽约人是看惯了的。这天晚间他们是好奇地在等待另一个黄黄瘦瘦“中国女郎”的出现。

戏院中灯光逐渐暗下来，在一阵也还悦耳可听的东方管弦乐声之后，台上舞幕揭开了，里面露出个光彩夺目的中国绣幕来。许多观众为这一幅丝织品暗暗叫好。他们知道哥伦布就为寻找这类奢侈品才发现美洲的。

绣幕又卷上去了，台上灯光大亮，那全以顾绣作三壁而毫无布景的舞台，在灯光下，显得十分辉煌。这时乐声忽一停，后帘内蓦地闪出个东方女子来。她那蓝色丝织品的长裙，不是个布口袋。在细微的乐声里，她在台上缓缓地兜了个圈子。台下好奇的目光开始注视她。

只见她又兜了个圈子到了台口。那在变幻灯光下飘飘走动的她，忽然

随着乐声的突变在台口来一个Pause（停顿），接着又是一个反身指。这一个姿势以后，台下才像触了电似的逐渐紧张起来。

也就在这几秒钟内，观众才把她看个分明。她的脸不是黄的，相反的，她的肌肤细腻的程度，足使台下那些涂着些三花香粉的脸显出一个个毛孔来。

她那身腰的美丽、手指的细柔动人都是博物馆很少见到的雕刻。脸蛋儿不必提了，兰芳的手是当时美国雕刻家一致公认的世界最美丽的女人的手。

这时舞台上的她，诚然全身只露出小小的两个部分来。然而这露出的方寸肌肤已如此细腻诱人，那未露出的部分，该又如何逗人遐想呢？

音乐在台上悠悠扬扬地播出：“儿的父，去投军……”他们是不懂，但是声调则是一样的好听。她那长裙拂地的古装，他们也从未见过，但是在电灯下，益发显得华贵。

台上的她愈看愈贵族化起来，事也难怪，她原是个东方的贵族，相府里出来的小姐。你看看台下那一个个呆若木鸡、深目多须的家伙，原只是一群虬髯和昆仑奴。相形之下，她显得更雍容华贵！

随着剧情的演进，台下观众也随之一阵阵紧张下去，紧张得忘记了拍手。他们似乎每人都随着马可·波罗到了北京，神魂无主，又似乎在做着“仲夏夜之梦”。

直等到一阵锣声，台上绣幕忽然垂下，大家才苏醒过来，疯狂地鼓起掌来，人声嘈杂，戏院内顿时变成了棒球场。直至把她逼出来谢场五次，人声才逐渐安定下来。

这晚的压轴戏是“费贞娥刺虎”（*The End of the “Tiger” General*）。这一出更非同凡响，因为这时台上的贞娥是个东方新娘。她衣饰之华丽、身段之美好，绝非第一出可比，台下观众之反应为如何，固不必赘言矣。

曲终之后，灯光大亮，为时已是深夜，但是台下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去“吸口新鲜空气”的。相反的，他们在这儿赖着不肯走，同时没命地鼓掌，把这位已经自杀了的贞娥逼出来谢场一次接着一次，来个不停。尤其是那些看报不大留意的美国男士们，他们非要把这位“蜜丝梅”看个端详不可。

最初兰芳是穿着贞娥的剧装，跑向台前，低身道个“万福”。后来他已卸了妆，但是在那种热烈的掌声里他还得出来道谢。于是他又穿了长袍马褂，文雅地走向台前，含笑鞠躬。这一下，更糟了，因为那些女观众，这时才知道他原是个“蜜丝特”，她们又非要看看个彻底不可。她们苦苦地央求他穿着西服给她们看看。须知乱头粗服，尚且不掩国色，况西装乎。女要孝，男要皂，穿着小礼服的梅郎，谁能同他比。观众们这时更买来了花，在台上献起花来，台下秩序大乱，他们和她们不是在看戏，而是在“闹新房”，并且还要闹个通宵。

最后还是戏院主人出来，说梅君实在太疲乏了，愿大家明日再来，群众始欣然而散。综计这次兰芳出去谢场竟达十五次之多。

一对当时在场参加“闹新房”的美国夫妇，在二十年后的今日，和笔者谈起这事来，还眉飞色舞不止。

第二天早报出来后，纽约就发起梅兰芳热来，这个“热”很快的就传遍了新大陆。

纽约第四十九街的购票行列，不用说是绕街三匝，纽约的黄牛党也随之大肆活跃，黑市票卖到二十多块美金。最初梅剧团的最高票价是美金六元，后来也涨至每张十二元（这是一九三〇年的美钞！）。

纽约人本是最会使用白眼的，但也最善于捧场，兰芳于二月十七日一夜之间便变成纽约的第一号的艺人，以后锦上添花的事情就说不尽了。

他原计划在纽约献演两个礼拜，后又增加至五个礼拜。兰芳的艳名，

这次是从极东传到极西了。这时他又成了纽约女孩子们爱慕的对象。她们入迷最深的则是梅君的手指，他的什么“摊手”、“敲手”、“剑诀手”、“翻指”、“横指”……都成了她们模拟的对象。你可看到地道车上、课堂上、工厂内、舞场上……所有女孩子们的手，这时都是梅兰芳的手。

有的女孩子们，手拿了一束花，在梅氏旅邸前的街道上等他几个钟头，最后把花递给他，然后羞怯地逃走。使我们想到中国古代掷菜盈车故事的真实性。

纽约更有某名媛爱慕梅氏，曾想尽千方百计，最后才能把梅氏请到她郊外的私邸中去，去做一宵之谈。她因为梅氏这时是三十六岁半，因特地手植梅花三十六株，为梅郎祝嘏。这时她的心目中，不消说自然是“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长健”了。

在纽约的五个礼拜之后，梅兰芳在美的声名大扬。以后所到之处，无不万人空巷，没有警车前导就不能举步。他由纽约而华府，而芝加哥，而旧金山，而好莱坞，而洛杉矶，沿途所受欢迎盛况空前。

就当梅兰芳访美之行已至尾声时，美国西部两大学——波摩那学院（Pomona College）和南加州大学（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）——乃分别于五月底六月初旬赠予兰芳名誉博士学位。于波摩那的授予典礼中兰芳并曾发表过动人的演说。

梅氏之荣膺博士头衔，国人之谥于西方学制者每有微词。有人甚至说“海外膺衔博士新，斯文扫地更无伦”。殊不知美国大学此举是十分审慎的，那与校誉与学生出路皆有重大关系。被赠予者须先经舆论界学术界一致认可，则学校当局始敢提议。兰芳在纽约之演出，纽约人多少还拿几分生意眼看他，说他生财有道。因为在纽约掘金世界驰名的百十个戏子中，梅君不过其中之一耳。

可是在梅氏出演的几个星期之后，他的营业性却渐渐为学术性所代

替。其后沿途招待兰芳的，学术界占了最重要地位，试看哥伦比亚、芝加哥、加州等名大学教授会的欢宴，各大学校长、博物馆长与兰芳往还的名单以及纽约国际公寓（International House）欢迎会中世界各国的留美学生对他的评论，你就知道他的博士头衔并不是偶然得来的。兰芳在美享名是自东而西的，所以赠予他博士头衔的光荣，就属于西方两个大学了。

笔者写到这儿，不禁掷笔兴欢。试看梅兰芳的一生，有几个“上流”人士曾真把他当做个伟大的艺术家来崇敬过？有之，则是这一般美国大学里的老教授们罢了。何怪他每提到波摩那便面有喜色呢！

梅兰芳游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盛事。齐如山君虽曾出版过一本《梅兰芳游美记》，而当时想无专人主其事，外国语文似亦未能纯熟运用，以故齐氏的小册子写得十分潦草，而且错的地方也很多。笔者曾将英文资料稍事翻阅，唯以事忙无暇深入亦殊以为憾耳。

当一九三〇年夏季梅兰芳自海外载誉归来时，祖国已残破不堪。翌年东北即陷敌，故都城头上的敌机更是日夜横飞。接着又是一二八淞沪血战，倭患日亟。北平距敌人的枪尖最近，居民无心看戏，有钱人更纷纷南下。因之梅氏演戏的对象亦转以南方为重，他带着他的剧团随处流动。这时已没有张宗昌一流的军阀和他为难，他过着自由职业的生活，政府对他不闻不问。但是北方毕竟是梅郎的故乡。那儿有他的祖宗卢墓，亲戚故旧。逢年过节，那儿更有大批挨饿的同行在等待着他的救济。祖师爷庙上的香火道人，也在等着梅相公一年一度的进香。

所以每次当梅兰芳所乘的飞机在南苑着陆时，在那批名流闻人和新闻记者的后面总是站着些须发皓然、衣衫褴褛的老梨园。在与那些“名流”阶级欢迎人员握手寒暄之后，兰芳总是走到这批老人们的面前，同他们殷殷握手话旧。他们有的是他父执之交，有的是他的旧监场。现在都冷落在故都，每天在天桥赚不到几毛钱，一家老幼皆挣扎在饥饿线上。他们多满面尘垢，

破旧的羊皮袍子上，虱子乱爬，他们同这位名震全球的少年博士如何能比！

当他们看到这位发光鉴人、西服笔挺的美少年时，不由得都一齐蹲下“打千”向梅相公“请安”。兰芳总是仓皇地蹲下，把他们扶起。对他们嘘寒问暖，总是满口的大爷、老伯、您老……像一个久别归来的子侄。二十年前旧板桥，今日的梅浣华博士还不是当年在他们面前跳来跳去的梅兰芳吗？

你怎能怪，当梅氏的汽车一响，那批天桥人都扶老携幼地围拢过来，老人家们更叫过孙子来向梅叔叔叩头呢！每逢严寒冬腊月，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（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）递过去时，你可看到那些老人们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，透过蓬松的白色的胡须，滴到满是油渍了的破皮袍子上去。